



《金云翘传》

翻译与研究

KIM VĂN KIỆU TRUYỀN
Dịch thuật và nghiên cứu

赵玉兰 译 /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南亚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 越南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宇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宇翻译与研究丛书／越南卷

《金云翘传》

翻译与研究

KIM VAN KIỀU TRUYỀN
Dịch thuật và nghiên cứu

赵玉兰 译／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云翘传》翻译与研究/赵玉兰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
(东南亚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9988-6

I. ①金… II. ①赵… III. ①诗歌—翻译—研究—越南—近代②诗歌研究—越南—近代 IV. ①I333.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4291 号

书 名:《金云翘传》翻译与研究

著作责任者:赵玉兰 译/著

组稿编辑:张 冰

责任编辑:李 娜 张 冰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9988-6/I·243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92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本书出版得到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经费资助

编 委 会

主 编: 裴晓睿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吴杰伟 罗 杰 林 琼 赵玉兰

总 序

2006岁末，教育部批准了北京大学东方文学中心申报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东南亚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该项目组全体成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于2010年春天按计划完成了全部工作。最终成果便是这套即将出版的五卷本丛书“东南亚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帕罗赋〉翻译与研究》、《〈金云翘传〉翻译与研究》、《〈马来纪年〉翻译与研究》、《菲律宾史诗翻译与研究》、《缅甸古典小说翻译与研究》。该丛书每卷的内容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品的中文译文并附有详细的学术性注释；二是项目组成员撰写的研究文章以及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译文。

我们设计这一课题的初衷是，想把东南亚古代文学中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介绍给汉语读者。长期以来，我国东方文学领域中更受关注并为人所知的，一般局限于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和日本文学。而东南亚作为东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一向鲜为人知或知之甚少。其原因是，东南亚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翻译难度很大，其原典研究成果也极其有限；此外，不熟悉东南亚国家语言的东方文学学者，想借助译文进行研究的需要虽然迫切，但译著的缺乏或质量的不尽人意使这一要求始终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填补这一空白，无论从当下，还是长远，都是东方文学学科发展所必需的。

本项目由五个子项目组成，项目组成员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学系的泰国语言文化、越南语言文化、印尼马来语言文化、菲律宾语言文化和缅甸语言文化五个专业。每个子项目分别从上述五种语言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各选一部或几部翻译成汉语，这些作品分别是：泰国古典叙事诗《帕罗赋》；越南古典叙事诗《金云翘传》；印尼马来史话《马来纪年》；菲律宾史诗五部：《呼德呼德》、《拉姆昂传奇》、《拉保东公》、《达冉根》和《阿戈尤》；缅甸古典小说两部：《天堂之路》和《宝镜》。所选原典著作均为上述国家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这些作品的体裁有长篇叙事诗、史话、史诗、小说四

类。作品产生年代大约在公元12世纪至19世纪中叶期间。

这个时期的东南亚已经从早期许多分散的城邦国家逐步发展成几个强大的、以农耕为社会基础的封建王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同质文化和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互补,使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逐渐形成。从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教(印度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经过数百年的浸润早已融入到越南除外的半岛国家的本土文化之中;海岛国家继接受印度教之后又接受了伊斯兰文化和天主教文化;独具特色的越南则发展到汉文化的全盛阶段。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呈现的文学景象亦是蔚然可观。从文学种类来看,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并驾齐驱;从文学样式来看,多以韵文为主、散文为辅;从作品内容来看,宗教故事、历史传说、王室故事、英雄传奇、爱情故事、民间故事等等,可谓五光十色,异彩纷呈。各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诞生和繁荣正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体现这些特点于万一,从而使读者得以管中窥豹。

《帕罗赋》是产生在大约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年的一部伟大的爱情悲剧作品。它开创了泰国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先河,更是泰国古代文学仅有的两部悲剧作品之一,被誉为泰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作品以“立律”诗体写成,格律严谨、语言清新古朴、韵味醇厚,故事情节感人至深。1914年,权威的“泰国文学俱乐部”将其评选为“立律体诗歌之冠”,使之成为后世诗人仿效的典范。《帕罗赋》在泰国文学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至今仍为当代文学家进行不间断地解读、研究和评论,堪称泰民族古典文学的瑰宝。此次即将问世的《帕罗赋》是泰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第一部汉译本,译文后所附多篇文章以国内外学者的不同视角对这部长诗本身以及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将有助于学者们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和研究。

《金云翘传》是越南大诗人阮攸以最具越南民族特色的“六八”体写就的一部叙事长诗。作品以女主人公王翠翘的人生遭际为主线,演绎了一桩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作品自19世纪初面世以来,一直在越南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先后有我国学者对《金云翘传》进行翻译和研究,但实践证明,在如何挖掘这部越南文学名著的语言艺术和文化内涵方面,尚显不足,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和空间。《〈金云翘传〉翻译与研究》课题研究者在认真查阅大量资料之基础上,

对其进行了再次翻译和深入研究，从而为中越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文本，相关研究文章亦颇具借鉴价值。

《马来纪年》是印尼马来古典文学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并被马来人奉为马来历史文学的经典之作。该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马来民族的起源、马来王朝的历史演变、马来民族伊斯兰化的经过，以及马来封建社会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作为宫廷文学，《马来纪年》为巩固王权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该书汇集了不少马来民间文学的精华，其语言被视为马来古典文学的最高典范，是马来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马来古典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

菲律宾的口头文学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包括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歌谣等诸多文类，其中史诗是菲律宾古典文学的主要代表形式。本书选取了菲律宾不同民族的五部（组）史诗，包括来自菲律宾北部吕宋岛伊富高族的《呼德呼德》、伊洛戈族的《拉姆昂传奇》，菲律宾中部比萨扬地区苏洛德族的《拉保东公》，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地区马拉瑙族的《达冉根》、马诺伯族的《阿戈尤》。这五部史诗覆盖了菲律宾的不同地区，代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口头文化传统。《呼德呼德》和《达冉根》还被收录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本课题还研究了菲律宾史诗作为“活形态”史诗的流传情况，运用民俗学研究方法，分析史诗叙事形态，阐释史诗的深层文化内涵。

缅甸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前后400年，出现过三种类型的小说，即：本生小说、神话小说和宫廷小说。本书选择了两部典型代表作进行译介、研究，即1501年阿瓦王朝的国师高僧信摩诃蒂拉温达所写“本生小说”《天堂之路》；1752至1760年间（一说在1776至1781年间）宫廷作家瑞当底哈杜所写“神话小说”《宝镜》。通过这两部小说的译本和项目组成员的研究文章以及缅甸文学家相关研究著述的译文，可以了解古代缅甸文学的源头、发展轨迹、传承脉络、特色与影响。

翻译作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文学翻译，本身是一个艰苦的学术研究过程，古典名著的翻译更是如此。“东南亚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丛书的执笔者以虔诚和认真的态度努力去呈现文学经典的面貌，从比较文学文化学、译介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视角对东南亚古代文学进行跨文化的重新解读。这对丰富东方文学研究的内涵，扩展研究视域，促进文化交流，为东方文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无疑将提供更多

的有利条件。

“东南亚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但由于是初次尝试，其稚嫩和瑕疵依然难以避免。我们把它呈现在读者面前，期待着方家的指教和读者的批评，也期盼着更多的东方文学名著译作进入汉语读者的视野，让世界共享东方文学的盛宴。

感谢教育部对本项研究的资助；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感谢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费对“东南亚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丛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部主任张冰及责任编辑孙莹、李娜、刘爽、刘虹、叶丹等为这套丛书的面世所付出的艰辛。没有这些，东南亚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仍会一如既往地栖身冷宫，鲜为人知。

裴晓睿

2013年5月

百望山麓

序

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完全孤立和一成不变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和交流更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个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吸纳是很自然的现象。

中国和越南两国之间的交往，有信史可考者，至少在两千年以上。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长久的历史文化交往过程中，总体来说，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主要的。当然，越南在汲取汉文化时，也注意与越南本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越南民族文化。

在越南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有一种现象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那就是以中国作品为蓝本进行的文学再创作。如16世纪无名氏的《王嫱传》（由49首唐律组成）就是脱胎于中国元朝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描写汉朝王昭君下嫁匈奴王的故事；17世纪无名氏的《林泉奇遇》（又名《白猿孙恪传》）是以唐朝《孙恪传》为蓝本的越南六八体叙事诗；18世纪无名氏的六八体诗传《潘陈》，故事是出自明朝高濂的传奇剧本《玉簪记》；还有，阮辉似的六八体长诗《花笺传》是根据中国明末弹词说唱小说《花笺记》写成；19世纪李文馥的六八体长诗《玉娇梨新传》是改写中国明末清初张匀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小传》等等。

19世纪初，越南文学巨匠阮攸的《金云翘传》（又名《断肠新声》）是越南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它是以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章回小说《金云翘传》为蓝本写就的。中国的《金云翘传》在我国文学史上没有什么显著地位，但阮攸的《金云翘传》在越南却是一部影响极大的文学名著，在越南文学史上居于顶峰地位，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阮攸的《金云翘传》已被译为法、中、俄、英、德、日、波兰、西班牙等国文字。我国学者黄軼球先生将它译成中文，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此前国内唯一的译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对《金云翘传》的研究日益扩展和深入，学者们对其不同版本的考订愈加细致，对作品的评价和诗句的注释亦更加详尽。因此重译《金云翘传》就显得十分必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赵玉兰教授多年从事越南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她对《金云翘传》情有独钟，曾为研究生开设一门必修课“越南古典文学名著研读”，主讲《金云翘传》，深受学生欢迎。为开设该课，赵玉兰教授广泛搜集国

内外有关资料，对《金云翘传》的诗句作了认真仔细的解读，这为她重译《金云翘传》作了充分的准备。

评价一本译作的质量，首先要明确翻译标准问题。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翻译学界对翻译标准有过多种提法。本人对翻译理论知之有限，但从个人的实践经验来看，仍然认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翻译工作中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信”就是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达”是译文要符合该国语言的全民规范，“雅”是译文要保持原文的风格。翻译标准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精确划一，衡量译作是否达到“翻译标准”也只能是相对而言。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对比中来鉴别译文质量的差异。现举一例：1965年越南作家友梅发表了短篇小说《Đôi Cánh》，描写了越南抗美战争时期年轻的越南空军痛击美国飞贼的感人故事。1966年，我国的《世界文学》和《解放军文艺》两本杂志几乎同时发表了这部作品的不同译文。刊载在《世界文学》的译文题目是《双翼》，载于《解放军文艺》的译文题目是《翅膀》。相比之下，我认为《双翼》优于《翅膀》。从忠实原文来看，《双翼》更为准确，《翅膀》没有把“đôi”（“一对”或“一双”）这个词的意思表达出来。从语言风格着眼，《双翼》也更为合适。小说《双翼》是描述对敌斗争的故事，题材严肃、庄重，越文标题是一个简练的双音节词组。译文《双翼》，无论是从语音对称还是语义表达来看，都与之完全对应；而《翅膀》却较口语化，与原作的题材及越文的表达不够吻合。当我读到赵玉兰教授的译本（以下简称“赵译本”）时，自然就会想到可与黄轶球先生的译本（以下简称“黄译本”）加以对比，从而能更准确地解读越文原著《金云翘传》。若有哪位越语界同仁有兴趣并肯下功夫将“黄译本”和“赵译本”的《金云翘传》逐句加以对比，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加以总结，定会对翻译教学大有裨益。

阮攸的《金云翘传》是一部长达3254句的六八体长篇叙事诗，也可称之为诗体小说。六八体是越南本民族的一种诗体，深受人民喜爱。诗体样式是上半句六字，下句半八字，如此反复，可长可短。它有两种押韵方式：脚韵和腰韵。句式的平仄也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押平声韵。

翻译这样一部长篇叙事诗，首先要解决诗体问题。近体诗的格律过严，不适于译长诗；自由诗比较口语化，完全用这种诗体来翻译古典作品，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越南古典诗歌作品显然也不适宜。赵玉兰教授采用以古体诗为主，间以带有一定“古味”的自由体诗的方式来翻译是可取的。因为《金云翘传》中既有大量古朴典雅、韵味浓厚的诗句，也有一些民间谚语和人物的口语对话。

从“黄译本”可以看出，译者的古文修养深厚，译文的语言和风格都比较接近原作，作为国内第一个译本，功不可没。但由于译者对原文有些地方的理解不够准确，致使译文中产生不少偏误或错译。“赵译本”则纠正了这些错误。这里仅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说明之：

249—250句：Mây Tần khóa kín song the,

Bụi hồng liệu nẻo đi về chiêm bao.

黄译：秦楼云锁绣帘垂， 赵译：云遮雾挡何处寻，
那得身化飞尘，自由来往。 冀望梦中会佳人！

又如：543—544句：Ngoài nghìn dặm chốc ba đông,

Mỗi sầu khi gỡ cho xong còn chầy.

黄译：千里外，祝三冬， 赵译：相距千里远，时隔整三载，
心潮起伏何时静！ 欲解相思愁，尚须苦等待！

327—328句：Tháng tròn như gửi cung mây,

Trần trần một phận áp cây đã liễu.

黄译：耿耿此心， 赵译：一个月来，我萦梦牵魂，
守株待兔，敢辞痴想？ 不见你面，愿留“抱柱信”！

594句：Dẫu là đá cũng nát gan lọ người

黄译：纵使铁石心肠也生怜。 赵译：纵然是块石头也会断裂。

833—834句：Đào tiên đã bén tay phàm,

Thì vin cành quít cho cam sự đời.

黄译：仙桃佳种无人识， 赵译：仙桃落在俗子手上，
不爱仙桃爱柑橘。 美味难得何不先尝？

1879—1880句：Nhẹ như bấc nặng như chì

Gỡ cho ra nợ còn gì là duyên

黄译：轻笑温言难再得， 赵译：如此刑与罚，似轻实则重，
问青春，还几余？ 唯求了孽债，不再思缘情！

2120句：Biết người biết mặt biết lòng làm sao?

黄译：但要求先识那人模样。 赵译：然知人知面怎可知心？

2459—2460句：Lại riêng một lễ với nàng,

Hai tên thê nữ ngọc vàng nghìn cân.

黄译：不独对翠翘特别重礼， 赵译：对夫人，备厚礼专送，
两名彩女，也馈赠满筐。 金玉千两，彩女两名。

从以上例举诗句的翻译来看，“赵译本”的译文无疑是比较符合原作

的，而“黄译本”的译文与原作差异较大，如第249—250句，译者在上半句中使用“秦楼”一词不妥，容易给人以“秦楼楚馆”之联想，下半句更是与原作之意风马牛不相及；第543句中的“祝三冬”一语不知何义。之所以把chốc译“祝”，可能是译者混淆了chốc（瞬间）与chúc（祝）；第594句：Dẫu là đá cũng nát gan lỵ người! 原文的意思是“纵然是块石头也会碎的，何况是人呢！”可能是译者见原文中有đá（石头）、gan（肝）和người（人）等词就想当然地认为是“铁石心肠”了，结果只能使译文与原作之意相去甚远；又如2459—2460句，原文上半句中的riêng是“单独”或“专门”（送一份礼物给翠翘），而译文却是恰恰相反，成了“不独”（送礼给翠翘），自然下半句也就跟着错了下来，将单送翠翘的礼物“两名彩女，金玉千斤”错误地理解为两名彩女也得到“馈赠满筐”！在“黄译本”中，类似的错译、误译还不止这些。

对《金云翘传》的翻译，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如何将译文诗句处理得更好，也很值得探讨。如第17句：Mai cốt cách tuyết tinh thần，在“黄译本”中是这样翻译的：“真个是梅骨骼雪精神”，并加注“原句照录”。这样翻译固然可使读者了解原文作者如何使用汉语借词，也可看出阮攸在中国古文化方面的深厚功底，但从汉语表达来看，不大符合汉语规范。

“赵译本”则译为“一个纯如雪，一个秀若梅”，既忠实原文的词句，又很易于读者理解。再如，第151—152句：Phong tư tài mạo tốt vời, Vào trong phong nhả ra ngoài hào hoa. 这句诗描写的是金重之风姿才貌。在“黄译本”中是“天资才貌出众，内蕴雅度，外表雍容”。从字面上看，可以说译文与原作字字对应，做到了忠实原文，但诗句的韵味略显不足。在“赵译本”中则是“潇洒倜傥气质不凡，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虽然从字面上看与原文有所不同，但诗句的内涵却表达得很充分得体。因此，我认为这样翻译更符合“信、达、雅”的标准。又如第2173句：Gươm đàn nửa gánh non sông một chèo. “黄译本”是“半肩琴剑，一把桨，飘过高山与海洋”，译文倒也符合原文，但不够“雅”，前半句“古色古香”，后半句却又“新潮时尚”。相比之下，“赵译本”的“半肩琴剑，一棹江山”，既表达了原意，又符合原文的风格。

纵观全文，不难发现，在“赵译本”中有多处译文不但与原文十分贴切，而且文辞流畅，诗意盎然。限于篇幅，仅举数例，其他佳句，由读者自己品味。

例如481—484句：Trong như tiếng hạc bay qua,

Đục như tiếng suối mới sa nửa vời.

Tiếng khoan như gió thoảng ngoài,
 Tiếng mau sầm sập như trời đổ mưa.
 时而声清，如鹤唳飞过，
 时而音浊，似银泉天落。
 时而调缓，如清风拂面，
 时而拍急，似大雨滂沱。

这四句诗是描写翠翘的琴声，词句优美、铿锵悦耳，在越南可谓脍炙人口，人人皆知。译文将原文中的动态美体现得十分生动到位，而且诗句对仗，叶韵工整。

695—696句： Một mình nàng ngọn đèn khuya,
 Áo đầm giọt lệ tóc se mỗi sầu.
 少女夜无眠，唯与灯相伴，
 泪湿鲛绡透，愁拨云发乱。

原文中虽然没有“夜无眠”，但整句诗已暗含此意，译者用“夜无眠”对仗“灯相伴”把翠翘的孤独寂寞表露无余。特别是译者将 *tóc se mỗi sầu* 译为“愁拨云发乱”更是很有创意，一个“拨”字竟把“愁”字激活，甚妙！

1525—1526句： Vàng trăng ai sẽ làm đôi,
 Nửa in gối chiếc, nửa soi dặm trường.
 是谁，忍将一轮明月两拆分？
 半映床前孤枕妇，半照途中马上人！

这里，译文将“是谁”（ai）提到句首，再加上一个“忍”字，把女主人公的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译文将 *in* 译为“映”，将 *soi* 译为“照”也是很传神的。这句诗的原文并没有人物形象出现，但译者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大胆地加进了“孤枕妇”和“马上人”，更使译诗显得情景交融，形象生动。

阮攸在《金云翘传》创作中引用了不少中国成语、典故及古诗古书中的经典词语。据统计，采用中国诗词30多次，历史文化典故27次，引用《诗经》中的词句46次，其他典籍50次（转引自张辉《中越〈金云翘传〉之比较》，载于《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7年第1期）。不过阮攸在引用中国古诗时，常有所改动，因此，从越文再译成中文时就不宜简单地将诗句“还原”，而也应适度变更。不难看出，在“赵译本”中已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例如41—42句： Cỏ non xanh tận chân trời,
 Cảnh lê trắng điểm một vài bông hoa.

这里是阮攸借用古诗“芳草连天碧，梨枝数点花”的意境。但却加了一个trắng (白)字，突显梨花的素雅之美。“赵译本”将这句诗处理为“芳草青青连天碧，梨花数点白依稀”，不仅把阮攸的改动完全地表达了出来，并且使得整句诗更显春意盎然。

再如1943—1944句：Sụt sùi giờ nổi đoạn trường,

Giọt châu tâm tả đượm tràng áo xanh.

这里，阮攸巧妙地套用了白居易《琵琶行》中“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句诗，但并非全句，而是只用了其中的几个词。“赵译本”译为“泣下最悲离肠苦，泪水扑簌青衫湿”，既充分表达了原文的内容，又将引用的词语使用得恰到好处。

此次赵玉兰教授重译《金云翘传》是很有意义的。它将为我国读者阅读和欣赏越南古典名著推介一部佳作，将为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可信的译本，也是为加强中越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增砖添瓦。

赵玉兰教授是我多年的同事，我有幸先睹她的译稿，值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欣然写下个人的一些看法，是以为序。

傅成参

2010年3月

前 言

《金云翘传》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越南著名诗人阮攸的一部传世杰作。诗人以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为蓝本，采用越南民族文字（喃字），并以越南民族最喜闻乐见的“六八体”诗歌之样式进行了成功的移植，创作了这部被誉为“大越千秋绝妙词”的长达3254行的不朽诗篇《金云翘传》，亦称《翘传》（以下称《翘传》）。

在越南，《翘传》自诞生至今近二百年来，其影响之大，读者之众，享誉之高都是独占鳌头，无与伦比的，一直是越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课题。近数十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翘传》已逐渐走向了世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目前已有法、中、英、俄、德、日、西班牙、波兰、捷克等国文字的译本。

目前在我国，用中文翻译的《翘传》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由黄軹球先生翻译的《金云翘传》（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称“黄译本”）；另一个则是由罗长山先生翻译的《金云翘传》（2006年由越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称“罗译本”）。近年来，越南学界对黄軹球先生的译本提出了不少批评。在此之前，我并未将阮攸的《翘传》原作与黄軹球先生的译本进行认真的逐句比对阅读，虽然在指导研究生研读该作品的过程中也发现“黄译本”存在着一些偏误或错译，但从译诗的文辞风格上看还是比较接近原作的。加之众所周知的“译诗难”，对于同一篇诗歌原作，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想象空间，因此译文与原作之间存在一定的“误差”也是常理之中的事。越南学界对“黄译本”提出的批评，可能源自中国学者董文成先生撰文对阮攸《金云翘传》所作的总体评价。董认为该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均未超过其摹仿底本——中国《金云翘传》的水平”，甚至“不如原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见董文成《中越〈金云翘传〉的比较》（上、下）分别载于《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1986年）、第五辑（1987年）〕。由此引起了越南学者的强烈不满而发文加以反驳，并将董文成对阮攸《翘传》评价的不当或偏颇归咎于黄軹球先生翻译的失真和错译。有越南学者发文明确地指出：“这完全是由于该书的中文译本中有多处翻译失真甚至错译，从而使读者对原作产生了太多的误解所致。”甚至直言不讳，“我们不得不怀疑译者是否通晓越语，或者他的越语水平是否达到了能够翻译像《翘传》这样一部越南文学名著的水准。”（见〔越〕范秀珠：《ĐI GIỮA ĐÔI DÒNG》“漫步于两股文

化潮流间”，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越南学者阮克非也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了对此意见的赞同，并且还特别指出，“除了越南喃汉研究院图书馆收藏的以及在海外和胡志明市面世的由越南学者、华侨、越侨翻译的多个《翘传》中文译本之外，在中国，时至今日，还仅有黄軼球教授翻译的唯一的《翘传》中译本”（见 罗长山译《金云翘传》代序，越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台湾学者陈益原先生也认为，越南学者对于《翘传》中译本的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并期待能有一个理想的阮攸《翘传》汉译本。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并在认真地思考如何变压力为动力来弥补这一缺陷。

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都带有属于它自己的特征或特点。作为一部越南古典文学名著，《翘传》具有不同于任何其他一部文学名著的独特之处。一方面是，作品取材于中国小说，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甚至人名、地名等都与蓝本小说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几乎无异。作者利用自己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之有利条件，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文化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的精华元素，并使之自然流畅地融会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另一方面是，诗人阮攸采用了最富于民族特点的诗歌样式（“六八体”诗），最易于为越南人民理解和接受的大众化诗歌语言进行创作。因此，对《翘传》既不能将那些源自中国诗歌的诗句简单地“还原”，也不能将越南歌谣、俗语生硬地照搬到译文中来，以免译文的读者难解其意。而要将这样一部高浓度地融汇中、越文化精华的诗歌体长篇名著译成中文，并使译文既忠实于原著的内容，充分地表现原著的内涵和风格，又易于为译文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已远非一般意义上的“直译”或“意译”等方法所能处理得好和解决得了的。

我深知，对《翘传》这样一部有着特殊文化内涵的长篇诗作的翻译，难度是很大的，可以说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艺术工程。作为一个从事越南语言教学和文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担此重任已是责无旁贷。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并借鉴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将这部越南古典文学名著的艺术价值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展现给中国读者，并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较为符合原著的《翘传》中文译本，为中越两国的文学、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至此，《金云翘传》重译的这一“工程”已基本告竣。尽管本人颇为尽心和努力，仍难免有疏漏或谬误，诚望各位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赵玉兰

2010年3月于蓝旗营